清明，清明

■杨丽琴

《说文解字》白话版：清，水净透明。水澄澈的样子。字形采用“水”作边旁，“青”是声旁。明，日月照耀。字形由“月、囧”会义。

南宋诗人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里写：“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春光明媚，和风徐徐，正是出门踏青的好时节。踏青，最好的去处是田野，是乡村。蜷缩了一冬的情绪，也是需要放松的。走出去，或漫步于田间小径，亲昵野草，看蝴蝶花中嬉戏；或奔跑于大漠旷野，看蓝天明净高远，白云浅淡悠闲；或行于堤岸，听水流潺潺，看鱼儿水里翻浪；或融入无边的春色，感受流动的春景和大自然的无限魅力。春光无限，春情绻缱，不负春光，不负韶华，如此时光，怎能错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唐代杜牧的《清明》，色彩清淡，心境凄冷，给清明点染上浓浓的感伤和忧郁色彩。清明节前后几天里，人们不远万里，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给逝去的先人培一培坟墓新土，折一枝青青绿绿的柳枝插在坟上，点上香烛纸钱，是对先人的一份祭奠和追忆，也蕴含着一份新希望和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可以跟先人说一说今天的工作生活，一吐难言的心事，许几个渴求的愿望，就如当初在世时一样，心里不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其实，对先人的怀念，又何止清明一天，清明，只是一个集中的时段吧！

俗语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这一时节雨水增多，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空气里弥漫着油菜花和麦苗的清香。乡村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油菜要晒籽，麦苗要扬花，杂草要清除，沟渠要清淤，田埂要加固，稻子要浸泡，秧田要翻耕……屋前屋后，整墒打眼，辣椒、茄子、西红柿要移栽，玉米、黄豆要下种；棉花要做泥碗，一粒粒籽儿种进泥碗里；河滩埂坝，点几眼扁豆、丝瓜……勤劳的农人怀着喜悦在清明时节辛勤耕种，播洒希望。

清明，清清朗朗，明明白白，淡雅、清丽，让我们带着美好，去感受一份别样的清明、别样的情。

《春雨潇潇》 苗青/摄

烟雨清明

■廖华玲

一场夜雨，淅淅沥沥直到清晨才停了下来。雨后，气清新、天清明，枝头飘落的“杏花雨”与拂过的“杨柳风”交织在一起，花落成雨，柳茂似烟，烟雨清明寄深情。

清明，逐雨而来。雨很细，像烟像雾又像风，丝丝缕缕，似有若无，却能滋养大地、润泽心田。这个时节，或许随口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便能激活一场细雨，雨润万物，惊蛰的雷声都打不醒的小草睁开睡眼，舒展身姿，迅速地染绿江南岸。因为有雨，小河慢慢地涨了，波光粼粼，宛若徐徐展开的画卷，潺潺地流向远方；河边杨柳的芊芊细腰更加柔软，它们以风的姿态拂过，吹皱了一河春水，惊起一群水鸟的“啾啾”叫声；氤氲的水汽，让广袤的大地梦幻迷离，近处的村落炊烟缥缈，远处的群山云雾缭绕……春天的风物，无不被那霏霏的清明雨泼墨成一幅淡雅自然的山水写意长卷。

无尽哀思清明雨，一滴雨，几多泪，逝者的“清”与生者的“明”在天地之间默默地交流，断了魂，伤了神。借一枝柳笛，在雨中为你吹奏思念之曲，清明的烟雨浸入黄土，一层土的距离让阴阳两隔的人们回到一个世界。雨润清明，有爱，有情，爱与情蔓延成绵绵的怀念，挽成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尽的雨幕，我们的爱不会谢幕，永远一往深情。

每年清明，一滴泪沉沉地压在我心中，柳枝是缠绵的乡愁，也是烟雨中的惆怅。记忆中，家乡小镇的清明总是在丝丝细雨中来临，细雨洒落在坚硬的青石板街面上，无声无息，使人思绪万千，黯然垂泪。小镇的青山之上安息着先人们的灵魂，拔净一片乱草，培上几把新土，点上几支香烛，烧上一把纸钱，风雨愁人，杂草含烟，竟无言以对，唯有心底默默的哀思。一垄新土，那是生命的鲜活，亲人们的面庞在烟雨中渐渐清晰起来……

在唐诗宋词中，在岁月的长河里，变换的是世界，不变的是追思，生命的情思都沉寂在清明雨中。时光轮回，人们缅怀先人，又被后人怀念，一代代传承，逝者与生者奔走在这霏霏细雨中，往来成古今。也许，人们的泪水在这个祭奠的日子里不能深切地代表对亲人的怀念，唯有清明的雨才能给予一种世间大爱，抚慰生者的心灵，因为我们相信：生命的慈爱大于眼泪。

清明时节，杨柳吐新，草木碧翠，大地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生命的力量在雨的世界里孕育着、滋生着，万物生长正此时。逝者埋在芬芳的泥土中，他们正在等待一场雨，即使雨很小，也都是淋漓尽致的爱，爱浸下去了，灵魂便化作一抹绿破土而出，生命得以轮回，蓬勃而生！

一缕烟，模糊了视线，朦胧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一场雨，清洗了尘，也清洗了心。烟雨清明何尝不是为我们隔离了世间的喧嚣，洗净了心尘，营造出一种清明之境。其实，清明就是自然的音韵和诗意，返璞归真，让心灵安宁，静享白居易所崇尚的“心田洒扫净无尘”的清欢。

烟雨朦胧，无处不清明，把所有的爱遥寄在雨中。

清明的雨（组诗）

■尚庆海

从一个遥远
到另一个遥远
途径人间
淋湿怀念

清明的雨
借着泪水的温度
落入泥土
传递着一种
无以名状的力量
和温暖

眼眶里盈满怀念

我的眼眶里
盈满怀念
无数次轻轻地
漫过脸颊
漫过岁月的长河

仰望满月
面含微笑
而心底的堤坝
被潮湿的眼
轻易摧毁

无声哽咽

在梦里温习了
无数遍的画面
一次次撞击着
我的灵魂

此刻
纷纷的细雨
瞬间击中
我的要害
让我猝不及防
无声哽咽

多想回到从前

多想回到从前
您正满头青丝
我刚牙牙学语
我像爬山一样
爬上您壮实的肩

多想回到从前
我正恰逢壮年
您虽步履蹒跚
我搀着您或背着您
到人民公园去遛弯

您爱吃的菜凉了

您爱吃的菜凉了
我还想再热一遍
又热了一遍
没多久
又凉了

我不想再忍
被挡在眼底的泪水
仰起头也无济于事
仅仅只是缓冲了一下
我无声的哭泣

我的泪水始终滚烫

不管在多么寒冷的夜晚
我的泪水始终滚烫
那是您赐予我的能量

我幼时无数次
在您面前哭泣
大了的时候面对您故作坚强
而现在的我又是多么渴望
泪流满面时
您用粗糙的手帮我擦干泪水
像小时候那样

人生没有如果

如果我此刻能够
依偎在您身边
我一定会拽紧您的衣襟
不会离开半步
就像小时候
您攥着我的手
怕我走丢

如今
我只能站在原地
等着您

来生再见

我一直在想
来生再见
您是否还是我
熟悉的模样

来生太遥远
而您又会等在哪里
我把您今生的照片
临摹在心里
不敢忘记
生怕来生找不见您

清明感怀

■钟瑞华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不仅是慎终追远、祭祖扫墓的日子，也蕴示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田野里，金灿灿的油菜花和开满紫色小花的紫云英交相辉映，蝴蝶和蜜蜂在花草间翩翩起舞；河岸边，柔软的柳枝上已缀满鹅黄、嫩绿的新叶，如同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天空上，如烟似雾的春雨飘洒缠绵，成对的燕子翻飞着掠过原野，用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着密密麻麻的雨丝。

小时候，每到清明节，我都会跟随父母上山去给先人扫墓。一大早，大人们便把堂屋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再折些柳条回来插在门框的缝隙里“辟邪”。吃过早饭后便全家出动，扛着锄头和铁锹，提着装有米酒、香肠和鸡肉等祭品的竹篮，翻过山坡，来到先人的坟前。母亲用镰刀把坟茔四周的杂草除净，父亲用锄头和铁锹挖来新鲜泥土把祖坟修葺一新，然后点燃香烛、纸钱，放响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带着对先人的缅怀在山谷间回荡……

那时的我还不能完全明白清明扫墓的真正含义，只是觉得好玩。我和弟弟带着纸扎的风筝，在长满青草的原野疯跑，正玩得起劲，父亲把我们拉到先人的坟前，小声怒斥：“快点祭拜，祈求先人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保佑你们学习进步！”看到父亲严肃的表情，我们连忙学着他的样子弯腰鞠躬，跪下咚咚咚地磕了几个响头。

记得有一年清明前夕，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奶奶对我说，她原来住的地方又湿又冷，下雨时门口总是一滩水，希望我们能给她换一个干净舒适的地方，最好能和爷爷住在一块儿。于是，父亲请来风水先生，帮爷爷奶奶选了一块向阳的墓地。

迁墓的那天，父亲用扁担一头挑着“爷爷”，一头挑着“奶奶”，从这座山挑到500多米外的另一座山，父亲走得很慢，一路上默不作声，淅淅沥沥的春雨带着绵绵不尽的思念飘洒着，湿润了山头，湿润了草木，湿润了爷爷奶奶的“新家”！

时光荏苒，漂泊异乡的我已经多年没回老家扫墓了。鲜花祭故人，网络寄哀思，如今大力倡导绿色、文明、简约的祭扫风尚。对先人的缅怀追思重于心不拘于形，只要心中有情，不分远近，不分形式。生者尊重生命、平安健康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回望父爱

■刘明礼

母亲过世后的14年间，每逢清明我都要回去为她扫墓，今年也不例外。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母亲的坟丘变成了一座新冢，里面多了父亲的陪伴。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思绪伴着飘扬的柳絮，凌乱纷飞，不由地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是啊，父母在，家就在，有家的地方就是温情的港湾。从18岁离开家乡至今，近40年间，我曾无数次踏上回家的路。那时，回家对我来说是种期待，充满了温暖。如今，没有了父母，我漂泊的灵魂何处得以安放？家乡从此也只能称作故乡！此刻，我脑海里的画面，如车窗外的景象，一帧帧倏然闪过，时而模糊迷离，时而清晰异常。

我是父母的第5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虽然排行最小，但我没有得到过一丝偏爱。在我看来，从小父亲就不怎么喜欢我，甚至对我有些冷酷和严苛，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爱近乎于一张白纸。那时，父亲在外地教书，周末才能回家，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亲给做的木枪、陀螺和铁环等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不仅如此，我还不及背筐高，父亲就要我到地里一边放羊一边割草，钻进兔子窝掏粪，下到地窑往上拿山药，稍有顽皮，就会受到一顿呵斥。因此，我恨不得躲他远远的。

中考那年，我差0.5分没考上重点高中。父亲当了20多年的校长，如果他找找熟人托托关系，我也许能够进去。可父亲说，自己不努力，在哪上都没用，硬是不管。为督促我学习，父亲让我住在他所在中学的宿舍里，周末也不带我回家。我要自己做饭、自己挑水，更要命的是，宿舍后边就是一大片坟地，每到晚上，北风吹得窗户纸呼呼直响，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哀鸣，吓得我头皮一阵阵发紧，我多么渴望父亲的陪伴！

尽管父亲对我管束极严，但我天性顽劣，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好，高考落榜就成了必然的事。是上补习班继续考学，还是直接参加工作？父亲没让我选择，而是直接给我报名参军。我到部队以后，每半个月父亲就会来一封，少了些严厉，多了些关心和鼓励。后来，我考上了军校，一步步成长为团级干部，父亲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每次我回家，他依然极少与我交流，只是问我工作忙不忙，说不用惦记着他，然后便是无言。

清明的雨，打湿了脚下的泥土，打湿了我的衣衫，也打湿了我的记忆。如今，我矗立在父亲的坟前，忽然明白，这么多年，父亲那浓浓的爱，只是无言，却从未缺失……

清明芥粑香

■蔡志龙

小雨霏霏，清明时节翩然而至。百草葳蕤，竞相吐绿。陌上花开，幽香袭人。田间地头的各种菜蔬，摆上了家家户户的餐桌，若能吃上几个清香扑鼻的芥粑，准叫你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暮春的菜园，一派勃勃生机，而长势最旺的当属芥菜。清明时节，芥菜吸足了一冬的养料，嫩芽破土而出，见风就长，头天看上去才十来公分，第二天就高了许多，它拼命地舒展开它宽大的茎叶，高度可达半米。肥厚的叶子呈环状分布，如一柄柄青龙宝剑刺向苍穹，又如青春的少女裙裾飞扬，迎风摇曳，尽力张扬生命，毫不掩饰对春的喜爱。叶上的露珠如美人的泪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每到此时，母亲便会挎着篮子，来到她辛勤耕耘的菜园，细心地摘下肥厚鲜嫩的芥菜，直到篮子装满，再到家门口的小河边，让哗哗的河水洗净一棵棵芥菜。洗净的芥菜愈发鲜嫩诱人，母亲将芥菜切碎成菜末，一下又一下地揉搓，浓绿的菜汁慢慢渗出，然后再用清水洗一遍，将芥菜的涩味去掉。

此时，父亲便会端来炒制好的米粉，刚出锅的米粉香气四溢，热气腾腾。母亲在米粉中倒入芥菜末，加入适量的盐，细细地搅拌均匀，芥菜的清香与米粉的糯香融合在一起，白中有绿，绿中有白，星星点点，甚是好看。母亲将米粉搓成一个个粑，粑是圆形的，寓意圆圆满满，从年头到年尾顺顺遂遂。

灶膛里的炉火烧得正旺，红红的，映红了一家人的笑脸。我们这些小孩儿早已馋得不行，将一个个芥粑整整齐齐地放进炉上的蒸笼里，大约半个小时后，小屋里便飘出芥粑特有的香味儿，揭开笼盖，水气氤氲弥漫。吃一口芥粑，脆而不硬，绵而不烂，真正是大自然馈赠的人间美味。

母亲做的芥粑大部分都会分给左邻右舍，她常常念叨，吃芥粑不生疮，不惹灾星。小时候我不大懂，长大后才知道其中的缘由，这其中竟蕴含着家乡的一个美丽传说。相传，农历三月三是四祖道信的生日。四祖其父为广济县令，但他笃信佛教，毅然出家。时为唐初，尽管天下大定，百姓依然不能吃饱穿暖。一到春天，瘟疫蔓延，最可怕的是疥疮流行，百姓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道信为医治疥疮四处觅方，他发现芥菜可以防瘟治病，于是叫乡民广种芥菜，到春天又教乡民用米粉和芥菜做芥粑吃，既可以防治疥疮，又能充饥。后人为了纪念四祖道信的善举，家家户户都会在每年的三月三做芥粑，馈赠亲友，久而久之，吃芥粑便成了风俗。

每年的清明节，母亲总要早早地做好芥粑，等待儿孙们回家享用。芥粑寄托了老人家的美好祝愿，融进了上辈人对下辈人无限的呵护与关爱。吃芥粑成了维系家庭情感的纽带。

本报地址：北碚区南京路6号 邮编：400700 发行投诉：89865970 综合部：89865827（传真） 承印：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剑龙路1号